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明清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王陽明尺牘七十一首

歸震川尺牘一百四十九首

侯朝宗尺牘十八首

錢牧齋尺牘一百零六首

顧亭林尺牘六十三首

方望溪尺牘二十五首

尤西堂尺牘二十七首

吳穀人尺牘二百二十首

姚姬傳尺牘三百十六首

明清十大家尺牘 總目次

王弼園尺牘一百六十首

王陽明尺牘

目次

答徐成之·····	一	與楊仕德薛尙誠·····	一七
與黃宗賢 三首·····	二	與薛尙謙·····	一八
與王純甫·····	六	與安之·····	一九
寄希淵 三首·····	八	答甘泉·····	一九
與胡伯忠·····	一二	與席元山·····	二一
與黃誠甫·····	一三	答方叔賢·····	二三
寄李道夫·····	一四	與陸元靜·····	二四
與陸元靜·····	一五	答劉內重·····	二六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	一六	與王公弼·····	二八

寄鄒謙之二首……………二九

答友人……………三三

答南元善……………三五

與王公弼……………三六

與歐陽崇一……………三七

寄陸原靜……………三八

答甘泉……………三九

與馬子莘……………四〇

與毛古庵憲副……………四一

與戚秀夫……………四三

寄安福諸同志……………四三

與錢洪德王汝中三首……………四五

答何廷仁……………四七

答佟太守求雨……………四八

答毛憲副……………五〇

與安宣慰三首……………五二

答人問神仙……………五七

答徐成之……………五八

答儲柴墟二首……………六〇

上晉溪司馬二首……………六七

上彭幸庵……………七一

寄楊遂庵閣老四首……………七二

寄席元山……………七八

答王疊庵中丞……………七八

與陸清伯·····	八〇
與黃勉之·····	八一
復童克剛·····	八二
與鄭啓範侍郎·····	八四
答方叔賢二首·····	八六
與黃宗賢四首·····	八八

答見山冢宰·····	九三
與霍元崖宮端·····	九四
答潘直卿·····	九五
寄翟石門閣老·····	九六
寄何燕泉·····	九七

王陽明尺牘

答徐成之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悵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

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

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閒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

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與黃宗賢 三首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閒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旣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

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

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閒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

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又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

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

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愬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卻是墮入世閒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

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

旬月閒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閒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閒，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閒哉？

往往見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

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又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旣感且愧，幾欲涕下；人生動

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

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棲棲未卽逃避，眞處堂之燕雀耳！

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眞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忽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

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

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炤受錘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

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

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閒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閒哉？

寄希淵 三首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

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

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又

希顏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

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

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

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

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樓居已完否？餬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閒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尙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尙，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又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

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閒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邪？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

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

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

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